

**2012 台北雙年展《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  
**Modern Monsters／Death and Life of Fiction**  
**Taipei Biennial 2012**

媒體預展 2012.09.28

展覽日期 2012.09.29—2013.01.13

展覽地點北美館大廳、一、二、三樓，士林紙廠

策展人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

台北雙年展網址 [www.taipeibiennial.org](http://www.taipeibiennial.org)

**2012 台北雙年展公佈主題方向與參展藝術家**

《台北國際當代藝術雙年展》自1998年起舉辦，今年即將邁入第八屆，放諸全世界的當代藝術雙年展脈絡中，《台北雙年展》以展出議題主題與內容明晰精確見長。2012年《台北雙年展》由國際策展人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策畫，透過在亞洲的觀點，反映現代性歷史的諸多問題與過程，以當代藝術開放的態度，探尋真正的全球性的歷史經驗，甚至何為真正的普遍的歷史經驗。

2012年《台北雙年展》定於09月29日正式開幕，策展人安森·法蘭克在07月17日假北美館舉行的媒體記者會中提出本屆主題方向《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闡述題旨緣由，並公佈展覽主要架構以及目前所規劃的參展藝術家名單等。

截至目前為止，本屆雙年展預計邀請超過 40 組藝術家或團隊，其中包含 9 位台灣當地藝術家，以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參與提出超過 40 多項藝術計畫，約三分之一作品為特別為本屆雙年展所構思新作。展覽另規畫提出《微型博物館》架構，亦將邀請策展人及藝術家參與，本屆雙年展規模將超過 70 位藝術家或團隊，並以美術館一至三樓的規模，連結士林紙廠展區呈現。

2012 年《台北雙年展》一項主要展出架構為一系列共六座的《微型博物館》，名稱分別為《韻律》、《【前】紀念》、《歷史與怪獸》、《葫蘆》、《基底無意識》、《跨越》等，由策展人法蘭克邀請不同策展人策劃，總計六組策展人，以及近 20 位藝術家共同參與，其中三位為台灣藝術家，安森·法蘭克亦擔任其中兩座博物館的共同策展人。

《微型博物館》雖然將以自成空間及主題的方式呈現，但卻也左右了在《微型博物館》周圍之

外展覽作品的屬域（register）和脈絡的解讀。藝術品與文件的關係在《微型博物館》作為質疑著歷史書寫模稜兩可的背景，一系列的《微型博物館》被設計成可能的歷史建構模型，以及隱藏在官方記載背後的敘事體，主旨在質問充斥於當下的種種景況與我們在歷史想像中的定位之間的關係。

## 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

在當今的敘事—想像的空洞中，有著深深烙印在現代史中的怪獸性的印記。重新形塑我們對現代性的看法以及重寫現代性的大敘事，構成了全面規模的跨領域計劃。2012年《台北雙年展》主題起源於這「想像」如何造成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的危機，探討我們對集體視野的需要，這番視野將同時足以承受現代主義發展的陳腔濫調，以及在長期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龐大陰影之下，國族主義和身分認同兩者被切分的邏輯政治。

2012年《台北雙年展》主題《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針對歷史書寫和想像事物的關聯。「想像」充斥了歷史書寫與記錄著作的盲點，因為它談論現代性根本的陰暗面、其辯證與矛盾，以及深藏於現代性的解放承諾背後所蔓延的恐怖事物。

本屆雙年展的構思汲取自台灣文學史學家王德威近期的研究著作《歷史與怪獸》，以怪獸性的美學為探討主題。怪獸在此被當作虛構的、中間狀態的形象，某種表徵式的反照鏡，反映出真實存在與想像之間的關係。王德威以中國古代的猛獸—禱杙（Taowu）作為人們描述過往經歷的「客觀投影」，尤其因為禱杙能預見並暗中損害人類意圖的劇烈行為，進一步地參與歷史線上的推進。《歷史與怪獸》反思的正是台北雙年展的關鍵，也就是當現代性的歷史定位不再根深蒂固，改變了我們與當今現代性及現代化的關係，不再以為所謂進步就是不斷的背離傳統並與之決裂。

2012年《台北雙年展》關注的面向包括：猛獸性的美學經濟、這頭猛獸如何扮演一面表徵式的反照鏡、形象的全面意義以及以它作為出發點，在現代歷史的辯證法與猛獸性的前提下，質疑著想像所背負的角色。策展主題之「想像的死而復生」，以一齣中國現代文學的場景作為開演的戲碼；寫下《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中國文學家魯迅（1881—1936），在1906年於日本就讀西醫學系時，觀看一場幻燈片放映會，其中內容描述一群事不關己的中國人，眼睜睜地看著一位同胞被砍頭，罪名則是在日俄戰爭期間，蒐集日軍情資的俄方間諜。魯迅受到這幕斷頭慘劇的驚嚇撼動，領悟到若要拯救中國人的身，則要先拯救中國人的靈；因此，他認為在正式從醫濟世之前，必須先以文學作處方，療癒中國人的精神。一幅斬首幻燈片的放映引發觸動魯迅生命中重要的時刻，也牽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方向，這方向訴說著一個自恐懼與暴力中誕生的

世界，其渴望的理性到最後卻經常演變成內化的非理性。它同時提出一個在所有關於現代性的討論裡處處受到強調的關鍵議題，即是介於思想、或心智、或靈魂的角色，與現代性在結構中內化或機械維度角色之間的關係。